

} 242.4
x1521
1

醒世姻缘传

(清)西周生 著

上 卷



A0873882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一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

公子豪华性，风流浪学狂。律身无矩度，泽口少文章。选妓黄金贱，呼朋绿蚁忙。招摇盘酒肆，叱咤闹围场。冶服貂为饰，军妆豹作裳。调词无雪白，评旦有雌黄。恃壮能欺老，依强惯侮良。放利兼渔色，身家指日亡！

圣王之世，和气熏蒸，生出一种麒麟仁兽，雄者为麒，雌者为麟。那麒麟行路的时候，他拣那地上没有生草的去处，没有生虫的所在，方才践了行走，不肯伤害了一茎一草之微，一物一虫之性。这麒麟虽然是圣王的祥瑞，毕竟脱不了禽兽之伦。人为万物之灵，禀赋天之灵根善气而生，天地是我的父母，万物是我的同胞。天地有不能在万物身上遂生复性的，我还要赞天地的化育。所以那样至诚的圣人，不特成己成人，还要陶成万物，务使天乔蠢动，物物得所，这才是那至诚仁者的心肠。若是看得万物不在我胞与之内，便看得人也就在我一膜之外。那还成个大人？

所以天地间的物，只除了虎狼性恶，恨他吃人。毒蛇毒蝎，尾能螫人；再有老鼠穴墙穿屋，盗物窃粮，咬坏人的衣服书籍。再是蚊虫能嗜肤败物。这几般毒物，即使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面前，也要活活敲死，却也没甚罪过。若除此几种恶物，其余飞禽走兽，鳞介昆虫，无害于人，何故定要把他残害？人看他是异类，天地看来都是一样生机。也不必说道那鸟衔环，狗结草，马垂缰，龟献宝的故事。只说君子体天地的好生，此心自应不忍。把这不忍的心扩充开去，由那保禽兽，渐至保妻子，保百姓。若把这忍心扩充开去，杀羊不已，渐至杀牛；杀牛不已，渐至杀人；杀人不已，渐至如晋献公，唐明皇，唐肃宗，杀到亲生的儿子。不然，君子因甚却远庖厨？正是要将杀机不触于目，不闻于耳，涵养这方寸不忍的心。所以人家子弟，做父母兄长的务要从小葆养他那不忍的孩心。习久性成，大来自不戕忍，寿命可以延长，福祿可以永久。

当初山东武城县有一个上舍，姓晁，名源。其父是个名士，名字叫做晁思孝，每遇两考，大约不出前茅。只是儒素之家，不过舌耕糊口，家道也不甚丰腴。将三十岁生子晁源。因系独子，异常珍爱。渐渐到了十六七岁，出落得唇红齿白，目秀眉清。真是：

何郎傅粉三分白，荀令留髭五日香。

只是读书欠些聪明，性地少些智慧。若肯把他陶熔训诲，这铁杵也可以磨成绣针。

无奈其母固是溺爱，这个晁秀才爱子更是甚于妇人。十日内倒有九日不读书。这一日还不曾走到书房，不住的丫头送茶，小厮递果，未晚迎接回家。如此蹉跎，也还喜得晁源伶俐，那“上大人，丘乙己”还自己写得出来。后来知识渐开，越发把这本《千字文》丢在九霄云外，专一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，套雀钓鱼，打围捉兔。晁秀才夫妇不以为非。幸得秀才家物力有限，不能供晁源挥霍，把他这飞扬恣越的性子倒也制限住几分。

晁秀才连科不中，刚刚挨得岁贡出门。那时去国初不远，秀才出贡，作兴旗扁之类，比如今所得的多；往京师使费，比如今所用的少。因此，手头也渐从容，随与晁源娶了计处士的女儿计氏为妻。晁秀才与儿子毕姻以后，自己随即上京廷试。那时礼部大堂缺官，左侍郎署印。这侍郎原做山东提学，晁秀才在他手内考过案首，见了晁秀才，叙了些闲阔，慰安了几句，说道：“你虽然不中，如今年纪不甚大，你这仪表断不是个老教授终身的。你如今不要廷试。坐了监，科他一遍科举。中了更好，即不中，考选有司，也定然不在人下。况我也还有几年在京，可以照管着你。”晁秀才听了这篇说话，一一依从。

第二年，进了北场，揭了晓，不得中，寻思道：“老师望我中举，举既不得中，若不趁他在京，急急考就了官，万一待他去了，没了靠山，考一个州县佐贰，读书一场，叫人老爷，磕头参见，这也就苦死人了。”遂与侍郎说了这个实情。侍郎也深以为然。

晁秀才随赴吏部递了呈，投了卷。吏部司官恰好也是侍郎的门生，侍郎预先嘱托了，晁秀才方才同众赴考。出的题目是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”。晁秀才本来原也通得，又有座师的先容，发落出来，高高取中一名知县。晁秀才自家固是欢喜，侍郎也甚有光彩。

晁秀才又思量道：“我虽是考中了知县，缺的美恶就如天上地下一般，何不趁老师在京，急急寻个好地方选了，又待何时？”随即挖了年，上了卯。怎当他造化来到，冢宰缺员，把礼部左侍郎推了吏部尚书。次年四月大选，晁秀才也不用人情，也不烦央浼，竟把一个南直隶华亭县的签，单单与晁秀才掣着。这个华亭是天下有名的大县，甲科中用许多物力谋不到手的。晁秀才气也不呵一口，轻轻得了，报到家中，亲戚朋友哪个肯信？说：“这个华亭县，自古以来都是进士盘踞住的，哪有岁贡得的？”报喜人嚷街坊，打门扇，要三百两，闹成一片。不两日，见了邸报，却道真真不差，将报子挂了红，送在当日教学的书房内供给，写了一百五十两的谢票，方才宁贴。

武城县这些势利小人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，又得了天下第一个美缺，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卵脬扯将出来，大家扛在肩上。又恨不得晁大舍的屁股搬将起来，大家啮他粪门。有等下户人家，央亲傍眷，求荐书，求面托，要投做家人。有那中户人家，情愿将自己的地土，自己的房屋，献与晁大舍，充做管家。那城中开钱桌的，放钱债的，备了大礼，上门馈送。开钱桌的说道：“如宅上要用钱时，不拘多少，发帖来小桌支取。等头比别家不敢重，钱数比别家每两多二十文。使下低钱任凭拣换。”那放债的说道：“晁爷新选了官，只怕一时银不凑手。”这家说道：“我家有银二百。”这家说道：“我家有三百，只管取用。利钱任凭赐下。如使的日子不多，连利钱也不敢领。”又有亲眷朋友中，不要利钱，你三十，我五十，络绎而来。

这个晁大舍原是挥霍的人，只因做了穷秀才的儿子，叫他英雄无用武之地。想起昔日向钱铺赎一二百文，千难万难，向人借一二金，百计推脱。如今自己将银钱

上门送来，连文约也不敢收领，这也是他生来第一快心的事了。送来的就收，许借的就借。来投充的，也不论好人歹人，来的就收。不十日内，家人有了数十名，银子有了数千两。日费万钱，俱是发票向各钱桌支用。用了二百五十两银买了三匹好马，又用了三百两买了六头走骡，进出骑坐。买绦罗，制器皿。真是“钱可通神”！不上一月之内，把个晁大舍竟如在“槐安国”做了驸马的一般，随即差了一个旧小厮晁书，带了四个新家人，祝世、高升、曲进才、董重，携了一千两银子，进京伺候晁秀才使用。

晁秀才选了这等美缺，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，指望他使银子，只要一分利钱，本银足色纹银，广法大秤称兑。晁秀才一来新选了官，况且又是极大的县，见部堂，接乡宦，竟无片刻工夫做到借债的事。日用杂费也有一班开钱铺的愿来供给，所以不甚着急。

应酬少有次序，晁书领了四个家人，携了一千两银子，刚刚到京。有了人伺候，又有银子使用，买尺头，打银带，叫裁缝，镶茶盏，叫香匠作香，刻图书，钉镮头革带，做朝祭服，色色完备。对月领了文凭，往东江米巷买了三顶福建头号官轿，算计自己、夫人、大舍乘坐。又买了一乘二号官轿与大舍娘子计氏乘坐。俱做了绒绢帷幔。买了执事，刻了封条，顺便回家到任。家主不在家，家中尚且万分气势，今正经贵人到了，这烜赫是不消说起的了。接风送行，及至任中，官术百凡顺意，这都不为烦言碎语。

且说晁大舍随了父亲到任，这样一个风流活泼的心性，关在那县衙里边，如何消遣？倒有一个幕宾，姓邢，河南滑川县人，名字叫做邢寰，字鲁门，是个有意思的秀才。为人倜傥不羁，遇着有学问有道理的人，纵是贫儒寒士，他愈加折节谦恭。若是那等目不识丁的，村气射人的，就是王侯贵戚，他也只是外面怕他，心内却没半分诚敬。晁大舍道自己是个公子，又有了银钱，又道邢生是他家幕客，几乎拿出“伯颜大叔待文章”的脸来。那邢生后来做到尚书的人品，你道他眼里哪里有你这个一丁不识的佳公子？所以晁大舍一发无聊，在华亭衙内住了半年光景，卷之万金，往苏州买了些不在行玩器，做了些犯名分的衣裳，置了许多不合款的盆景，另雇了一只民座船，雇了一班鼓手，同了计氏回家。

向日那些旧朋友都还道是昔日的晁大舍，苦绷苦拽，或当借了银钱，或损折了器服，买了礼，都来与晁大舍接风，希图沾他些资补。谁知晁大舍道这班人肩膀不齐了，虽然也还勉强接待，相见时，大模大样，冷冷落落，全不是向日沾沾的模样。一把椅朝北坐下，一双眼看了鼻尖，拿官腔说了两句淡话，自先起身，往外一拱。众人看了这个光景，“稍瓜打驴”，不免去了半截。那些新进的家人见了主人这个意思，后来这伙人再有上门的，也就“不得其门而入”了。况又六千两银子买了姬尚书家大宅，越发“侯门深似海，怎许故人敲”。

这些故友不得上门，这还是“贵易交”的常情，又寻思“富易妻”起来。那个计氏，其父虽然是个不曾进学的生员，却是旧家子弟。那计氏虽身体不甚长大，却也不甚矮小。虽然相貌不甚轩昂，却也不甚丑陋。颜色不甚莹白，却也不甚枯黯。下面虽然不是三寸金莲，却也不是半朝鸾驾。那一时，别人看了计氏到也是寻常，晁大舍看那计氏即是天香国色。计氏恃宠作娇，晁大舍倒有七八分惧怕。如今计氏还是向来计氏，晁大舍的眼睛却不是向来的眼睛了。嫌憎计氏鄙陋，说道：“这等一

个贫相，怎当起这等大家！”又嫌老计父子村贫，说道：“不便向高门大宅来往。”内里有了六七分的厌心，外边也便去了二三分的畏敬，那计氏还道是向日的丈夫，动起还要发威作势，开口就骂，起手即打。骂时节，晁大舍虽也不曾还口，也便睁了一双眼怒视。打时节，晁大舍虽也不敢还手，也便不像往日遇杖则受，或使手格，或竟奔避。后来渐渐的计氏骂两句，晁大舍也便得空还一句。计氏赶将来采打，或将计氏乘机推一交，攘两步。渐渐至于两相对骂，两相对打。后来甚至反将计氏打骂起来。往时怕的是计氏行动上吊，动不动就抹颈。轻则不许进房，再不然，不许上床去睡。这几件，如今的晁大舍都不怕了，恨不得叫计氏即时促灭了，再好另娶名门艳女。哪怕你真个悬梁刎颈，你就当真死了，那老计的父子也来奈不动他。若说到念经发送，这只当去了他牛身上一根毛尾。他往时外边又没处去，家中只得一间卧房，卧房中只得一床铺盖。不许入房，不许同睡，这也就难为他了。他如今到处书房，书房中匡床罗帐，藤簾纱衾；无非暖阁，暖阁内红炉地炕，锦被牙床。况有一班女戏常远包在家中，投充来清唱“龙阳”，不离门内。不要说你闭门不纳，那计氏就大开了门，地下洒了盐汁，门上挂了竹枝，只怕他的羊车也还不肯留住。所以计氏也只待“张天师抄了手，没法可使了”。计氏的胆不由的一日怯似一日。晁大舍的心今朝放似明朝，收了一个丫头，过了两日，嫌不好，弃吊了，又使了六十两银子娶了一个辽东指挥的女儿为妾，又嫌他不会奉承，又渐渐厌绝了。每日只与那女戏中一个扮正旦的小珍哥大热。

这个小珍哥，人物也不十分出众，只是唱得几折好戏文。做戏子的妓女甚是活动，所以晁大舍万分宠爱，托人与忘八说情，愿不惜重价，要聘娶珍哥为妾。许说计氏已有五六分的疾病，不久死了，即册珍哥为正。珍哥也有十分要嫁晁大舍的真心。只是忘八作势，说道：“我这一班戏通共也使了三千两本钱，今才教成，还未撰得几百两银子回来。若去了正旦，就如去了全班一样了，倒不如全班与了晁大爷，凭晁爷赏赐罢了。”又着人往来说合。媒人打夹帐，家人落背弓，赔堂讲谢礼，那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，做了八百银子，将珍哥娶到家中。那计氏虽也还敢怒敢言，当不起晁大舍也就敢为敢做。计氏不肯降心，珍哥不肯逊让，晁大舍虽然有财有势，如此家反宅乱，也甚不成人家。听了陪客董仲希计策，另收拾了一处房子，做衣裳，打首饰，拨家人，买婢妾，不日之间，色色齐备，将珍哥居于其内。晁大舍也整月不进计氏内边去了。渐渐至于缺米少柴，反到珍哥手内讨缺。计氏也只好“哑子吃了黄柏味，难将苦口向人言”。

一日，正是十一月初六日冬至的日子，却好下起雪来。晁大舍叫厨子整了三四桌酒，在留春阁下生了地炉，铺设齐整，请那一班富豪赏雪。渐渐众客齐集拢来，上了座。那一班女子弟俱来斟酒侑觞。这日不曾扮戏，这伙人说的无非是些奸盗诈伪之言，露的无非是些猖狂恣纵之态，脱不了都是些没家教，新发户，混帐郎君。席间上了一道儿鲊，因此大家说道：“今冬雉兔甚多，狼虫遍野，甚不是丰年之兆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道：“各家都有马匹，又都有鹰犬，我们何不合伙一处打一个围顽要一日？”内中有一个文明说：“要打围，我们竟到晁大哥庄上：一来那雍山前后地方宽阔，野兽甚多，也还得晁大哥作个东道主人方好。”晁大舍遂满口应承。讨出一本日历，拣了十一月十五日宜畋猎的日子。约定大家俱要妆扮得齐整些，像个模样。卯时俱到教场中取齐发脚。也要得一副三牲祭祭山神土地，还得一副三牲祭旗。晁

大舍道：“这都不打紧，我自预备。”约期定了。吃至次日五更天气，雪渐下得小了，也有往家去的，也有在晁家暖房内同女戏子睡的。

晁大舍吃了一夜酒，又与珍哥做了点风流事件，一觉直睡到申时方起。前面借宿的朋友也都去了。晁大舍也不曾梳洗，吃了两碗酸辣汤，略坐了一会，掌上灯来，那宿酒也还不得十分清醒，又与珍哥上床睡了，枕头边说起十五日要大家到雍山打围，到庄上住脚，须得预先料理。珍哥问了详细，遂说道：“打一日，我也要去走一遭，散散我的闷气。”晁大舍说：“你一个女人家，怎好搭在男人队里？且大家骑马，你坐了轿，如何跟得上？”珍哥说：“这伙人，我那一个写不出他的‘行乐图’来！十个人，我倒有十一个是我相处过的。我倒也连这伙人都怕来不成！若说骑马，只怕连你们都还骑不过我哩。每次人家出殡，我不去妆扮了马上驰骋？不是《昭君出塞》，就是《孟日红破贼》。如今当真打围，脱不了也是这个光景，有甚异样不成！”晁大舍说道：“你说的有理。得你去，越发觉得有兴趣些。你明天把那一件石青色洒线披风寻出来，再取出一匹银红素绉做里，叫陈裁来做，那日马上好穿。”珍哥笑道：“我的不在行的哥儿！穿着厂衣去打围，妆‘老儿灯’哩。还问他班里要了我的金勒子，雉鸡翎，蟒挂肩子来，我要戎妆了去。”晁大舍枕头上叫道：“妙，妙，妙！咱因甚往他班里去借！淹莽燎菜的，脏死人罢了！咱自己做齐整的。脱不了也还有几日工夫哩。”枕头边两个彼此撩撮将起来。

晁大舍次日早起身，便日日料理打围的事务，要比那一起富家子弟分外齐整，不肯与他们一样。与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红飞鱼窄袖衫，一件石青坐蟒挂肩。三十六两银子买了一把貂皮，做了一个昭君卧兔。七钱银做了一双羊皮里天青纁丝可脚的鞦鞋。定制了一根金黄绒辮鞋带，买了一把不长不短的鍍银顺刀，选了一匹青色驷马，使人预先调习。又拣选了六个肥胖家人媳妇，四个雄壮丫头，十余个庄家佃户老婆，每人都是一顶狐皮卧兔，天蓝布夹坐马，油绿布夹挂肩，闷青布皮里鞦鞋，鞦带腰刀，左盛右插，又另拣了一个茁壮婆娘，戎妆齐整，要在珍哥马后背标为号。晁大舍自己的行头并家人庄客的衣服一一打点齐备。又预先问镇守刘游击借下三十匹马，二十四名马上细乐。除自己家里的鹰犬，仍向刘游击借了四只猎犬，三连鹰叉。差人往庄上杀了两三口猪，磨了三四石面，准备十五日打围食用。

到得十一月十五日卯时前后，那十余家富户陆续都到了教场，也都尽力打扮，终须不甚在行。未后晁大舍方到，从家中摆了队伍：先是一伙女骑摆对前行，临后珍哥戎妆跨马，后边标旗紧随，标后又有一二十匹女将护后，方是晁大舍兵队起行。步法整齐，行列不乱。分明是草茆儿戏，倒像细柳规模。众人见了，无不喝彩。下了马，与珍哥同向众人相见。众人虽俱是珍哥的旧日相知，只因从良以后，便也不好十分斗牙拌齿，说了几句正经话，吃了几杯壮行酒。晁大舍恐众人闹了他的精骑，令各自分为队伍，放炮起身。不一时，到了雍山前面，踹定围场。只见：

马如龙跃，人似熊强。虎翼旗列为前导，荡漾随风；豹尾幡竖作中坚，飘扬夺目。精鹰继犬，人疑灌口二郎神；箭羽弓蛇，众诧桃园三义将。家丁庄客，那管老的、少的、长的、矮的、肥胖的、瘦怯的，尽出来脉肩谄笑，争前簇拥大官人；仆妇养娘，无论黑的、白的、俊的、丑的、小脚的、歪脚的，都插入争妍取怜，向上逢迎小阿妈。大官人穿一件鹅翎青袄，浅五色暗绣飞

鱼；小阿妈着一领猩血红袍，细百纳明挑坐蟒。大官人骑追风驷，手持一根浑铁棒，雄赳赳抖擞神威；小阿妈跨耀日骄骝，腰悬两扇夹皮牌，怒狼狠施为把势。谁知侠女兴戎，比不得萧使君途巡闾里，那麻六神那敢涌起彤云？况当凶星临阵，还不教汉桓侯逼水断桥，若新垣平再中景日。封狼暴虎，逐鹿薰狐，磨戟者欢声动地；品箫吹管，击鼓鸣金，振旅者歌韵喧天。正是：

人生适意贵当时，纵使乐极生悲那足计！

随惊起了许多獐孢麋鹿，雉兔獾狼。大家放狗撒鹰，拈弓搭箭，擒的擒，捉的捉，也拿获了许多。

谁知这雍山洞内，久住有一个年久的牝狐，先时寻常变化，四外迷人；后来到一个周家庄上，托名叫是仙姑，缠住了一个农家的小厮，也便没有工夫再来雍山作孽。不过时常来自家洞内照管照管。有时变了绝色的佳人，有时变了衰残的老嫗，往往有人撞见。那日恰好从周家庄上回来，正打围场经过，见了这许多人马，猎犬苍鹰，怎敢还不回避？谁知他恃了自己神通广大，又道是既已变了人像，那鹰犬还如何认得？况他又处心不善，久有迷恋晁大舍的心肠。只因晁大舍庄上佛阁内供奉一本朱砂印的梵字《金刚经》，却有无数诸神护卫，所以不敢进他家去。今见晁大舍是个好色的邪徒，带领了妓妾打围，不分男女，若不在此处人手，更待何时？随变了一个绝美娇娃，年纪不过二十岁之下，穿了一身缟素，在晁大舍马前不紧不慢的行走。走不上两三步，回头顾盼，引得晁大舍魂不附体，肚里想道：“这雍山前面，我都是认识的人家，那里来这个美女？看他没人跟随，定然不是大家宅眷；一身重孝，必定是寡妇新丧。真是奇货可居！弄得到家，好与珍哥称为二美。左英右皇，这也是风流一世。……”正在忖度模拟，谁想这样皮囊幻相，只好哄那愚夫的肉眼。谁知那苍鹰猎犬的慧目把这狐精的本相看得分明。猎犬奔向前来，苍鹰飞腾罩定。狐精慌了手脚，还了本形，鹰犬四面旋绕，无隙可藏，随钻在晁大舍马肚下躲避。原要指望晁大舍救他性命，那知晁大舍从来心性是个好杀生害命的人，不惟不肯救援，反向插袋内扯出雕弓，拈上羽箭，右手上扯，左手下推，照着马下狐精所在，对镫一箭射去，只听得嘣的一声，那狐精四脚登空，从旁一只黄狗向前咬住，眼见的千年妖畜，可怜一旦无常！从狗口里夺将下来，杂在猎获的禽兽队内，收军敛马，同回庄上吃饭。凯旋回到城内，还都到了晁家宅上。珍哥同一班妇女自回后面去了。搬出果菜，大家吃了一回酒。将所得的野味，大家均分了，将射死的狐精独让与晁大舍收下。各将辞谢回家。

晁大舍送客回来，刚刚跨进大门，恍似被人劈面一掌，通身打了一个冷噤。只道是日间劳碌，也就上床睡了。谁知此夜睡后，没兴头的事日渐生来。且听下回接说。

第二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

血气方刚莫恃强，精神惟恐暗消亡。
再兼残忍伤生类，总有卢医少药方。

却说晁大舍从晚间送客回来，面上觉得被人重重打了一个巴掌一般，通身打了一个冷噤，头发根根直竖，觉得身子甚不爽快。勉强支持了一会，将那分的几只雉兔并那个射死的死狐交付家人收了，随即进到珍哥房内，没情没绪，垂了头坐在椅上。那珍哥狂荡了一日回来，正要数东瓜，道茄子，讲说打围的故事，那大舍没投仰仗的不大做声。珍哥也就没趣了许多，问道：“你回来路上欢欢喜喜的，你如何便恼巴巴起来？你一定又与高明吾烦恼了。”晁大舍也不答应，只摇了摇头。珍哥又道：“你实是为何？你的脸都焦黄土褐色的，多因路上冒了风寒。我叫人做些酸辣汤，你吃他两碗，热炕上发身汗出，情管就好了。”晁大舍说道：“你叫丫头暖壶热酒来，我吃两大钟，看他怎的。”丫头看了四棵下酒的小菜，暖了一大壶极热的酒，两只银镶漆漆劝杯，两双牙箸，摆在卧房桌上。晁大舍与珍哥没一些兴头，淡淡的吃了几大杯，也就罢了。一面叫丫头扫了炕，铺了被褥，晁大舍与珍哥也都上炕睡了。睡去，梦中常常惊醒，口中不住呻吟。睡到二更，身上火热起来，说口苦，叫头疼，又不住的说谗语。珍哥慌了手脚，叫丫头点起灯，生了火，叫起养娘，都来看侍。一面差人敲计氏的门，请计氏来看望。

那计氏两三日前提听得有人说道，与珍哥做戎衣，买程带，要同去庄上打围，又与一伙狐群狗党的朋友同去。计氏闻得这话，口中勉强说道：“打围极好。如今年成作乱，有了杨家女将出世，还怕甚么流贼也先！”心内说道：“这些婆娘，听不得风就是雨。一个老婆家，虽是娼妓出身，既从了良，怎么穿了戎衣，跟了一伙汉子打围？这是故意假说要我生气，我倒没有这许多闲气生来。若是当真同去打围，除了我不养汉子了，那怕那忘八戴‘销金帽’‘绿头巾’不成！”把那听见的话也只当耳边风，丢过一边去了。

及至十五日，侵早，计氏方才起来，正在床上缠脚，只听得满家热热闹闹的喧哗，又听得那营中借来的二十四名鼓手动起乐来，又听得放了三声铙。计氏问道：“外面是做甚的，如此放炮吹打？”养娘说道：“你前日人说信，这却是小珍哥同大爷打围去了。”计氏呆了半晌，说：“天下怎有这等奇事！如今去了不曾？”养娘说道：“如今也将待起身。”计氏说道：“待我自己出去看看，果是怎样个行景。”计氏取了一个帕子裹了头，穿了一双羔皮里的段靴，加上了一件半臂，单叉裤子，走向前来，恰好珍哥、晁大舍都已上马行了。

计氏出到大门上，闭了一扇门，将身掩在门后，将上半截探出去看望，甚是齐整。计氏又是气，又是恼。那些对门两舍的妇女也都出来看晁大舍与珍哥起身，也有羡慕的，也有数说的，也有笑话的。看见计氏在门首，大家都向前来与计氏相见。计氏说道：“我还不曾梳洗，大家都不拜罢。”计氏让他们到家吃茶。众妇人都辞住不肯进去，站定叙了句把街坊家套话。

有一个尤大娘说道：“晁大婶，你如何不同去走走，却闲在家中闷坐？”计氏说道：“我家脸丑脚大，称不起合一伙汉子打围，躲在家中，安我过苦日子的分罢！”有一个高四嫂说道：“晁大婶倒也不是脸丑脚大，只有些体沉骨重，只怕马驮不动你。”又说道：“大官人也没正经。你要尊敬他，抬举他，只在家中尊他抬他罢了，这是甚么模样！他倒罢了，脱不了往时每日妆扮了昭君，妆扮了孟日红，骑着马，夹在众戏子内与人家送殡，只是大官人僧不僧，俗不俗，不成道理。莫说叫乡里议论，就是叫任里晁爷知道，也不喜欢。”计氏说道：“乡里笑话，这是免不得的。俺公公知道倒是极喜欢的，说他儿子会玩，会解闷，又会丢钱，不是傻瓜了。俺那旧宅子紧邻着娘娘庙，俺婆婆和我算记，说要拣一个没人上庙的日子，咱到庙里磕个头，也是咱合娘娘做一场邻舍家。他听见了，瓜儿多，子儿少。又道是怎么合人擦肩膀，怎么合人溜眼睛。又是怎么着被人抠屁眼，怎么被人剥鞋。庙倒没去得成，倒把俺婆婆气了个挣。不是我气的极了，打了两个嘴巴，他还不知怎么顶撞俺娘哩！”高四嫂说道：“大官人这等顶撞晁奶奶，晁爷爷就不嗔么？”计氏说道：“晁爷还裂着嘴笑哩。还说：‘该，该！我说休去。只当叫人说出这话来才罢了！’这就俺公公管教儿的话了。”高四嫂说道：“晁奶奶可也好性儿。不敢欺，俺小人家依不的。这若是俺那儿这几们败坏我，我情知合他活不成！”计氏说：“俺娘没的敢合他强一句么？急的慌，挤着眼，往别处吊两眼泪就是了。只是我看拉不上，倒骂两句，打两下子，倒是有的。”高四嫂说道：“你这们会管教，嗔道管教的大官人做了个‘咬脐郎’！”众人问说：“大官人怎么是个咬脐郎？”一个老嫫说道：“哎哟！你们不醒的。咬脐郎打围，并边遇着他娘是李三娘。如今大官人同着小娘子打围，不是咬脐郎么？”众人说道：“俺那里晓得。怪人说那嫂子知今道古！”计氏说道：“你还说叫我管教他。我还是常时的我，他还是常时的他哩么？投到娶这私寨子以前，已是与了我两三遭下马威。我已是递了降书降表了。我还敢管他哩！”高四嫂道：“晁大婶，你是伶俐人，我说你听，你倒休要赌气。要不拿出纲纪来，信着他胡行乱做，就不成个人家。抛撇了家业或是淘碌坏了大官人，他撇撇屁股丢了，穷日子是你过，寡是你守。可是说‘叭蚌秀才’的话，‘飞不了你，跳不了你’。俺家里那个常时过好日子时节，有衣裳尽着教他扎括，我一嗔也不嗔。他待和他睡觉，凭他一夜两夜，就是十来宿，他也知不道甚么是争锋吃醋。要是丢风撒脚，妄作妄为，忘八、淫妇，我可也都不饶。”计氏说道：“他如今红了眼，已是反了，他可不依你管哩。”老嫫说道：“真是一个同不的一个。他高大爷先鬼头蛤蟆眼，你先虎背熊腰的个婆娘。他要做文王，你就施礼乐；他要做桀纣，你就动干戈。他高大爷先不敢在你手里展爪。就是你那‘七大八’像个豆姑娘儿是的，你降他像钟馗降小鬼的一般。你又自家处的正大，恩威并济，他高大爷再又正经。怎么不好？今大官人像个凶神一般，小娘子登过坛，唱过戏的人，可是说的好，妆出孟日红来，连强盗也征伏了的人。这晁大婶小身薄力，到得他两个那里？”高四嫂笑道：“狗！天鹅倒大，海青倒小，拿得住住的！”一边说，一边大家拜了

拜，走散。

计氏回到房中，寻思起来，不由人不生气，号天搭地哭了一场，头也不梳，饭也不吃，烧了烧炕，睡了。到了这半夜，一片声敲得门响。若是往时，计氏有甚害怕？又是个女人，除了降汉子，别又没有甚么亏心，一发不用惊恐。如今被鬼大舍降了两顿，那妇人的阴性就如内官子一般，降怕他一遭，他便只是胆怯，再也不敢逞强。计氏想道：“有甚缘故？如何把门敲得这等紧急？这一定有多嘴献浅的人对那强人说我大门前看他起身，与街坊妇人说话。这是来寻衅了。我就是到门前与街坊家说几句话，也还强似跟了许多狐老打围丢丑！把床上那把解手刀拔出鞘来，袖在袖内，看他来意如何。若又似前采打，我便趁势照他脑前戳他两刀，然后自己抹了头，了对他的命！”算记停当，挺着身，壮着胆，叫起丫头养娘，开了门，问是怎么的。只见一个家人媳妇，慌慌张张的说道：“大爷不知怎的，身上大不自在，不省人事，只是谗语，快请大奶奶前去看守！”计氏说道：“他已是与我不相干了。如何打围没我去处，病了却来寻我？日里即如凶神一般，和老婆骑在马上，雄赳赳的，如何就病的这等快？这是忘八、淫妇不知定了甚么计策，哄我前去，要算计害我。你说道：他也不认我是他老婆，我也没有了汉子！真病也罢，假病也罢，我半夜三更，不往前去。若是要处置我，脱不了还有明日！要杀要砍，任你们白日里摆布！若是真病，好了是不消说起；死了时节，他自有他任里爹娘与淫妇讨命，我也是不管他的！”

那个来请计氏的家人媳妇将计氏的话一五一十学与珍哥。珍哥说道：“王皮好了，大家造化！死了，割了头，碗大的瓣，有我这么个婆娘，没帐！”虽是口里是这等强，心里也未免几分害怕。

鬼大舍又愈觉昏沉。珍哥等不得天亮，差了一个家人鬼住去请宣阜街住的杨太医来诊视。那厚友中，禹明吾在鬼家对门住，是个屯院的书办，家里也起了数万家事，与鬼大舍近邻，所以更觉的相厚。见鬼住请了杨太医先自回来，禹明吾问说：“你趁早那里回来？这等忙劫劫的。”鬼住说道：“我家大爷自从昨晚送了众位进门，似觉被人脸上打了一巴掌的，身上寒噤。到了半夜，发热起来。如今不省人事，只发谗语。小人适才往宣阜街请杨太医诊视，他还在家梳洗，小人先来回话。”禹明吾说道：“你家大爷昨日甚是精爽，怎么就会这等病？”即约了附近同去打围的朋友，一个尹平阳，一个虞凤起，一个赵雏陵，四个同到了鬼家厅上坐定。杨太医却好也就进门。大家叙了揖，说起昨日怎样同去打围，怎样回来，怎样走散，还说鬼大舍怎样自己射杀了一个妖狐。杨太医都一一听在肚里。

这个杨太医平日原是个有名弄郎中，牙疼下“四物汤”，肚冷下“三黄散”的主顾。行止又甚不端方，心性更偏是执拗。往人家走动，惯要说人家闺门是非，所以人都远他。偏有鬼大舍与他心意相投，请他看病。他心里想道：“鬼大舍新娶了小珍哥，这个浪婆娘，我是领过他大教的。我向日还服了‘蛤蚧丸’搽了‘龟头散’，还战他不过，幸得出了一旅奇兵，刚刚打了个平帐。鬼大舍虽然少壮，怎禁他昼夜挑战，迭出不休？想被他弄得虚损极了。昨又打了一日猎，未免劳苦了，夜间一定又要云雨，岂得不一败涂地？幸得也还在少年之际，得四贴‘十全大补汤’，包他走起。”又想道：“我闻得他与小珍哥另在一院居住，不与他大娘子同居，进入内房看脉，必定珍哥出来相见。”又想道：“禹明吾这伙人在此，若同进他房去，只怕珍哥不出来了。”又想道：“这伙人也是他的厚朋友，昨日也见在一处打围，想也是不相回避

的。只是人多了，情便不专。”

于是杨太医心绝不寻源问病，碌碌动只想如此歪念头，正似吊桶般一上一下的思量。晁住出来说道：“请杨相公进去。”禹明吾等说道：“我也要同进去看看”。晁住说：“房内无人，请众位一同进去无妨。”转过厅堂，才是回廊；走过回廊，方到房前。只见：

绿栏雕砌，猩红锦幔悬门；金漆文几，鹦绿绣榻藉座。北墙下，着木退光床，翠被层铺锦绣；南窗间，磨砖回洞炕，绒条叠代簾箔。卧榻中，睡着一个病夫，塌塌着两只眼，咕咕咕咕。床横边，立着三个丫头，捏拉着六只脚，唧唧啾啾。铜火盆，兽炭通红；金博炉，篆烟碧绿。说不尽许多不在行的摆设，想不了无数未合款的铺陈。

晁住前面引路，杨太医随后跟行，又有禹明吾、尹平阳、虞凤起、赵锥陵一同进去。晁住掀起软帘。人到晁大舍榻前，还是禹明吾开口说道：“咱昨日在围场上，你一跳八丈的，如何就这么不好的快？想是脱衣裳冻着了。”晁大舍也便不能作声，只点点头儿。杨太医说道：“这不是外感。脸上一团虚火，这是肾水枯竭的病症。”

五个人都在床前坐定了。杨太医将椅子向床前搬了一搬，看着旁边侍候的一个盘头丫头，说道：“你寻本书来，待我看一看脉。”若说要元宝，哥哥箱子内或者倒有几个。如今说本书，垫着看脉，房中那得有来？那丫头东看西看，只见晁大舍枕头旁一本寸把厚的册叶，取将过来，签上写道：“春宵秘戏图”。杨太医说道：“这册叶硬，搁的手慌。你另寻本软壳的书来。若是大本《缙绅》，更好。”那丫头又看了一遍，又从枕头边取过一本书来，签上写是“如意君传”，幸得杨太医也不曾掀开看，也不晓得甚么是“如意君”，添在那册叶上边，从被中将晁大舍左手取出，搁在书上。

杨太医也学歪了头，闭了眼，妆那看脉的模样。一来心里先有成算，二来只寻思说道：“这等齐整，那珍哥落得受用，不知也还想我老杨不想？”乱将两只手也不按寸关尺的穴窍，胡乱按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我说不是外感，纯是内伤。”

禹明吾问道：“这病也还不甚重么？”杨太医说道：“这有甚么正经。遇着庸医错看了脉，拿着当外感，一贴发表的药下去，这汗还止的住哩？不躁的十生九了！如今咱下对症的药，破着四五贴‘十全大补汤’，再加上人参天麻再样挡战的药，包他到年下还起来和咱顽耍。”说毕，大家也就出去，各自散了。

晁住拿着五钱银，跟了杨太医去取药。一路走着，对晁住说道：“您大爷这病，成了八九分病了！你见他这么个胖壮身子哩，里头是空的。通像一堵无根的高墙，使根杠子顶着哩。我听说如今通不往后去，只合小珍哥在前面居住，这就是他两个的住宅么？”晁住也一问一对的对话。取了药回到家中，将药亲交与珍哥收了，说道：“药袋上写的明白，如今就吃。吃了且看投不投，再好加减。”珍哥说道：“他还说什么来？他没说你爷的病是怎么样着？”晁住说道：“他说俺大爷看着壮实，里头是空空的，通像那墙搜了根的一般。你合你姨说，‘差不多罢，休要淘碌坏了他！’”珍哥微笑了一笑，骂道：“放他家那撮尾巴骡子臭屁！没的那砍头的臭声！我淘碌他甚么来？”一面洗药钵，切生姜，寻红枣，每贴又加上人參一钱二分，将药煎中，打发晁大舍吃将下去。谁想歪打正着，又是杨太医运好的时节，吃了药就安稳睡了一

觉。临晚，又将药滓煎服，夜间微微的出了些汗，也就不甚谵语了。睡到半夜，热也退了四分。次早，也便省的人事了。

珍哥将他怎样昏迷，怎样去请计氏不来，杨太医怎样诊脉，禹明吾四人怎样同来看望，一一都对晁大舍说了。又把眼挤了两挤，吊下两点泪来，说道：“天爷可怜见，叫你好些罢！你要有些差池，我只好跑到你头里罢了。跑的迟些，你那‘秋胡戏’待善摆布我哩！”晁大舍拖着声儿说道：“你可也没志气！他恨不的叫我死，见了他的眼；你没要紧可去请他！你要不信，你去看看，他如今正在敲着那捏拉骨鞋帮子念佛哩！”珍哥说道：“你且慢说嘴，问问你的心头。夫妻到底是夫妻，我到底是二门上门神。”晁大舍说道：“你说的是我大鸡巴！我只认的小珍哥儿，不认的小计大姐！你且去，还叫人去请了杨古月来看看，好再吃药。”仍叫晁住进到窗下。珍哥分付道：“你还去请了杨古月再来看看你爷，好加减下药。你说吃了药，黑夜安稳睡了一觉，热也退了许多。如今也省的人事，不胡说了。你骑个头口去，快些回来！”

晁住到了杨太医家，一五一十将珍哥分付的话说了一遍。杨太医眉花眼笑的说道：“治病只怕看脉不准。要是看的脉真，何消第二贴药？只是你大爷虚的极了，多服几剂，保养保养。要是时来暂去的病，这也就不消再看了。昨日要是第二个人看见你家这们大门户，饶使你家一大些银子，还耽阁了‘忠则尽’哩！你那珍姨，我治好他这们一个汉子，该怎样谢我才是？”晁住说道：“我昨日对俺珍姨说来，说：‘杨爷叫和你，差不多罢，少要淘碌坏了俺爷哩！’”杨古月问道：“你珍姨怎样回你？”晁住说：“俺珍姨说没甚么，只说‘没的放他那撒摆巴骡子屁！砍头的那臭声！’”大家笑说了一回。

杨古月备了自己的马，同晁住来到门前，到厅上坐下。往里传了，方才请进。晁大舍望着杨古月说道：“夜来有劳，我通不大省人事了。吃了药，如今病去三四分了，我的心里也渐明白了。”杨古月裂着嘴，笑的那一双奸诈眼没缝的说道：“有咱这们相厚的手段，还怕甚么！”一边要书看脉。那丫头仍往晁大舍枕旁取那册叶台《如意君传》。晁大舍看见，劈手夺下，说道：“你往东间里另取本书来！”丫头另取了一本《万事不求人》书。垫着看了脉，说道：“这病比昨日减动六七分了。今日再一帖下去，情管都好了。”

辞了晁大舍，晁住引着，由东里间窗下经过。珍哥将窗纸挖了一孔，往外张着，看着杨古月走到跟前，不重不轻的提看杨古月的小名，说道：“小楞登子！我叫你多嘴！”杨古月忍着笑，低着头，咳嗽了一声，出去了。晁住另拨了一个小厮小宦童跟了杨太医家去取药回来，照依药袋上写明煎服，果然就又好许多。禹明吾这伙厚友也时常来看望。不住的送密罗柑的，酥梨的，薰橘的，荸荠、乌菱的，蜜浸的，也络绎不绝。

晁大舍将息调理，也整待了一个月，至十二月十五日起梳洗，身上也还虚飘飘的。想是虽然扶病，也还与珍哥断不了枕上姻缘，所以未得复原。天地上磕了头，还了三牲愿心。又走到后边计氏门边说道：“姓计的，我害不好，多谢你去看我。我今日怎的也起来了？我如今特来谢你哩！”计氏说道：“你没得扯淡，你认得我是谁？我去看你！你往看你的去处谢！你谢我则甚？”隔着门说了两句话，仍回前面来了。没到日头西，也就上床睡了。次十六日起来，将那打来的野鸡兔子取出来简点了一番，虽是隔了一月，是数九天气，一些也不曾坏动，要添备着年下送礼。又将

那只死狐番来覆去看了一会，真是毛深温厚，颜色也将尽数变白了，交付家人剥了，将皮送去皮园硝熟，算计要做马上座褥。因年节近了，在家打点浇腊烛，爆果子，杀猪，央人写对联，买门神、纸马，请香，送年礼，看着人榨酒，打扫家庙，树天灯杆，彩画桃符，谢杨古月，也就没得工夫出门。算计一发等到元旦出去拜节，就兼了谢客。正是日短夜长的时候，不觉的到了除夕，忙乱到三更天气。正是：

玉辇频游，今夜酒为除夕酒；
银缸共照，明朝人是隔年人。

第三回 老学究两番托梦 大官人一意投亲

父母惟其疾所愁，守身为大体亲忧；
请看但看枯骸骨，犹为儿孙作马牛。

话说晁家有个家人，叫李成名，肋肌里夹着这张狐皮，正走出门去，要送到皮园里硝熟了，赶出来做成座褥，新年好放在马上骑坐。谁知出门走了不上数十步，一只极大的鹞鹰从上飞将下来，照那李成名面上使那右翅子尽力一拍，就如被巨灵神打了一掌，将挟的狐皮抓了，飞在云霄去了。李成名昏了半晌，懵懵惺惺走到家来，面无人色，将鹞鹰拍面夺了狐皮去的事一一与晁大舍说了。幸得晁大舍家法不甚严整，倒也不曾把李成名难为，只说“可惜了那好皮”几声，丢开罢了。

到了除夕，打叠出几套新衣，叫书办预备拜帖，分付家人刷括马匹，吃了几杯酒，收拾上床睡定。又与珍哥床上辞了辞旧岁，也就搂了脖项，睡熟去了。只见一个七八十岁的白须老儿，戴一顶牙色绒巾，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褐子道袍，说道：“源儿，我是你的公公。你听我说话：你的爹爹与你挣了这样家事，你不肯安分快活，却要胡做。没要紧，却领了一伙婆娘，男女混杂的，打甚么围？被乡里笑话，也还是小事，你却惹下了一件天祸！雍山洞内那个狐姬，他修炼了一千多年，也尽成了气候，泰山元君部下，他也第四五个有名的了。你起先见了他，不该便起一个邪心。你既是与他有缘了，他势望你搭救，你不救他也还罢了，却反把他一箭射死，又剥了他的皮，叫人拿去硝熟。你前日送客，劈面打你的也是他，昨日那个鹞鹰使翼拍打李成名脸的也是他。幸得你们父子俱正在兴旺的时候，门神、宅神俱不放他进来。适间你接我来家受供，那狐姬挟了他那张皮坐在马台石上。他见我来，将你杀害他的原委备细对我告诉，说你若不是动了邪心，与他留恋，他自然远避开去。你却哄他到跟前，杀害他的性命。他说你明早必定出门，他要且先行报复，待你运退时节，合伙了你着己的人，方取你去抵命。又说道：你媳妇计氏虽然不贤惠，倒也是个正经人，只因前世你是他的妻子，他是你的丈夫，只因你不疼爱他，常将他欺贱，所以转世他来报你。但他只有欺凌丈夫这件不好，除此，别的都还是好人。所以他如今也不曾坏你的门风。败你的家事，照旧报完了这几年冤孽，也就好好合散了。你如今却又不恕。你前世难为他，他却不曾难为你。他今世难为你，你却更是难为他。只怕冤冤相报，无有了期了！若是再把计氏屈死了，二难齐作，你一发招架不住了。你听公公说，明日切不可出门，家中且躲避两个月，跟了你爹娘都往北京去罢，或可避得灾过。若起身时，将庄上那本原砂印的梵字《金刚经》取在身边。那狐姬说道，要到你庄上放火，因有这本经在庄，前后有许多神将护卫，所以无处下手。城中

又因你媳妇三世前是他同会上人，恐怕又惊吓了计氏。这等看起来，他必是怕那《金刚经》的。”临行，却将珍哥头上拍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何物淫妖！致我子孙人亡家破！”

晁大舍即时惊醒，方知是个异梦。珍哥亦从梦中夙叫醒来，觉得在太阳边煞疼痛。听了更鼓，正打五更四点，晁大舍一面起来穿衣，一面合珍哥说：“咱前日那个狐狸，不该把他射死。我适才做了个梦，甚是古怪。我过两日，对你告诉。”心里也就有几分害怕，待要不出门去，又寻思道：“身上已复原了，若不出门，大新正月里，岂不闷死人么？这伙亲朋知我不出门，都来我家打搅，酒席小事，我也没有这些精神陪他。……”左思右想：“还是出门，且再看怎生光景？”一面梳洗完备，更了衣，天地灶前烧了纸，家庙里磕了头，天也就东方发亮了。只见珍哥还在床上害头疼，起不来，身上增寒发热的。晁大舍说道：“你既头疼，慢些起来罢。我出去到庙里磕个头，再到县衙里递个帖，我且回家，咱大家吃了饭，我再出去拜客不迟。”

晁大舍穿了一件荔枝红大树梅杨段道袍，戴了五十五两买的一顶新貂鼠帽套。两个家人打了一对红纱灯，一个家人夹了毡条，两个家人拿了拜匣，又有三四个散手跟的，前呼后拥，走出大门前。上得马台石上，正要上马，通像是有人从马台石上着力推倒在地。那头正在石边，幸得帽套毛厚，止将帽套跌破了碗大一块，头目磕肿，像桃一般，幸而未破。昏去半日，方才拍进家来，与他脱了衣裳，摘了巾幘，在珍哥对床上睡下。方信夜间做梦是真，狐精报冤是实，也就着实害怕。珍哥又头疼得叫苦连天。一个在上面床上，一个在窗下炕上，哼哼唧唧的不住。

过了元旦，初二早晨，只得又去请杨古月来看病。杨古月来到房内，笑说道：“二位害相思病哩！为甚么才子佳人一齐不好？”一边坐下，叙说了几句节间的闲话。晁大舍告诉了昨早上马被跌的根原。又说：“珍哥除夕三更方睡，五更梦中魔省，便觉头疼，身上发热，初一日也都不曾起来。”杨古月回说：“你两个的病，我连脉也不消看，猜就猜着八九分：都是大家人家，年下事忙，劳苦着了。大官人睡的又晚，起又早，一定又吃了酒多。”又将嘴对了晁大舍的耳朵慢慢说道：“又辞了辞旧岁。所以头眩眼花，上了上马，就跌着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把椅子搬到晁大舍床边，将两只手都诊视过了，说道：“方才说的一点不差！”又叫丫头将椅子搬到珍哥炕边。丫头将炕边帐子揭起半边，挂在钩上。珍哥故妆模样，将被蒙盖了头。杨太医道：“先伸出右手来。”看毕，又说道：“伸出左手来。”又按了一会，乘那丫头转了转面，着实将珍哥的手腕扭了一把，珍哥忍痛不敢做声，也即就势将杨古月的手挖了两道白皮。杨古月自己搬转椅子，说道：“是劳碌着了些，又带些外感。”叫人跟去取药，辞了晁大舍。家人引出厅上，吃了一大杯茶。晁大舍封了一两药金，差了一个家人晁奉山跟去。须臾，取药回来，养娘刷洗了两个药铤，记了分明，在一个火盆上将药煎中。晁大舍的药脱不了还是“十全大补汤”，且原无别的症候，不过是跌了一交，药吃下去倒也相安。珍哥的药是“羌活补中汤”，吃下去，也出了些汗。至午后，热也渐渐退了，只是那头更觉疼得紧。晁奉山媳妇说道：“我去寻本祟书来，咱与珍姨送送，情管就好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叫人往真武庙陈道士家借了一本祟书来到，查看三十日系“灶神不乐，黄钱纸五张，茶酒糕饼，送至灶下，吉。”晁大舍道：“不是三十日。醒了才觉头疼，已是五更四点，是初一日了。你查初一日看。”初一日上面写道系“触怒家亲，鬼在家堂正面坐，至诚悔过，祷告，吉。”晁大舍忽然想起梦中公公临去

在他头上拍了一下，骂了两句，醒转就觉头疼，崇书上说触怒家亲，这分明是公公计较他。分付晃奉山媳妇道：“你也不必等夜晚，如今就到家堂内老爷爷面前着实与他祷告一祷告，说道放他好了，着他亲自再去谢罪。”

晃奉山媳妇平素原是能言快语的老婆，走到家堂内晃太公神主面前，一膝跪下，磕了四个头，祸赞道：“新年新节，请你老人家来受供养，你老人家倒不凡百保佑，合人一般见识，拿的人头疼发热。总然就是冲撞了你老人家，你也不该大人见小人的过。你就不看他，也该看你孙子的分上。你拿的他害不好，你孙子还道吃得下饭去哩？”祝罢，回到家来。煞也古怪，珍哥的头也就渐渐不疼了。只是晃大舍的半边脸合左目，愈觉肿起，胀痛得紧，左半边身子疼的翻不得身。次初三日，又差人去与杨古月说了，取药。杨古月挂着珍哥，藉口说道：“还得我自己去瞧瞧，方好加减药味。”即使人备了马，即同晃家人来到厅上坐下。家人走到后面，将杨古月要来看脉的情节说知。晃大舍这个浑帐无绪官人，不说你家里有一块大大的磁石，那针自然吸得拢来，却说：“杨古月真真合咱相厚，不惮奔驰，必定要来自己亲看。”一面收拾请进。

那日珍哥已是痊好了，梳毕头，穿了彻底新衣，天地前叩了首。刚刚磕完，杨古月恰好进内，珍哥避入东间，也被杨古月撞见了一半。杨古月看完了脉，辞了出房，仍经窗前走过。珍哥依旧在窗孔边说道：“小楞登子，我叫你由他！”那杨古月也依旧忍看笑，指着一只金丝哈巴，问那引路的家人道：“你家里几时寻得这等一只乖狗，得空就来咬人？”出到厅上，待茶，封药金，跟去取药。不必絮烦细说。

珍哥走到房内说道：“请他进来，可也合人说声，冒冒失失的就进来了！我正在天地上磕完了头，我黑了眼，看不上他，还被他撞见了。”晃大舍取笑道：“你是看不上他吃‘蛤蚧丸’，使‘龟头散’！”珍哥把晃大舍拔地瞅了一眼，骂道：“这是那里的臭声！”晃大舍笑道：“这是尹平阳书房内梨花轩里的臭声。”

珍哥被晃大舍说了个头正，也就笑了一笑，不做声，随叫丫头在晃大舍床面前安了桌子。珍哥与晃大舍吃了饭，说道：“你自己睡着，我到家堂内与老公公磕个头，谢谢前日保佑。”晃大舍道：“说得有理，着几个媳妇子跟了你去。”珍哥跨进家堂门内，走到晃太公神主跟前，刚刚跪倒，不曾磕下头去，往上看了一看，大叫了一声，往外就跑。那门槛上又将白秋罗连裙挂住，将珍哥着实绊了一交，将一只裹脚面高底红段鞋都跌在三四步外，吓的面无人色，做声不出。跟去的几个养娘，鞋也不敢拾取，扶了珍哥，飞也似奔到房内。把晃大舍唬了一惊，坐了半日，方才说得话出，才知道鞋都跌吊了。一面叫了小宦童前去寻鞋，一面告诉说道：“我刚才跪倒，正待磕下头去，只见上面坐着一个戴紫绒方巾，穿绒褐袄子，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，咳嗽了一声，唬得我起来就跑。门边又像有人扯住我的裙子一般。”晃大舍说道：“这就是咱们的公公。如何这等灵圣！前日，公公明明白白自来托梦与我，梦中有言语甚是怕人，再三叫我初一日不要出门，就有仇家报复。临行，将你头上拍了一下，骂了两句，你醒转来就害头疼，怎便这等有显应得紧！梦中还有许多话说。这等看起来，都该一一遵守才是。”随先使家人到家堂内烧纸谢罪，许愿心。

珍哥虽还不曾再病，新节间也甚是少魂没识的，不大精采。晃大公虽然是家亲显圣，也毕竟那晃大舍将近时衰运退，其鬼未免有灵。又过了两日，晃大舍跌肿的面目略略有些消动，身上也略略可以翻转，只是春和好景，富贵大官人病在床上，

“癩和尚登宝坐，能说不行”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计氏在后院里领了几个原使的丫环，几个旧日的养娘，自己孤伶伶独处。到了年节，计氏又不下气问晁大舍去要东西，晁大舍亦不曾送一些过年的物件到计氏后边，真是一无所有。这些婢女、婆娘见了前边珍哥院内万分热闹，后边计氏一伙主仆连个馍馍皮、扁食边，梦也不曾梦见，哭丧着个脸，墩戎芦，摔马杓，长吁短气，彼此埋怨，说道：“这也是为奴作婢投靠主人家一场！大年下，就是叫化子也讨人家个馍馍尝尝，也讨个低钱来带带岁。咱就跟着这们样失气的主子，咱可是‘八十岁妈妈嫁人家，却是图生图长！’”又有的说道：“谁教你前生不去磨砖，今生又不肯积福？那前边伺候珍姨的人们，他都是前生修的，咱拿甚么伴他？”高声朗诵，也都不怕计氏听见。计氏也只妆耳聋，又是生气，又是悲伤。

正值计老头领了儿子计袍拉，初七日来与计氏拜节。走到计氏院内，只见清锅冷灶，一物也无。女儿眼泪愁眉。养娘、婢女，胖唇撅嘴。大眼看小眼，说了几句淡话，空茶也拿不出一钟。老计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谁知他家富贵了，你倒过起这们日子来了！你合他赌甚么气？你也还有衣裳首饰，拿出件来变换了也过过年下。你还指望有甚么出气的老子，有甚么成头的兄弟哩。”计氏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谁家的好老婆损折了衣裳首饰换嘴吃！”计老头爷子起身作别，说道：“你耐心苦过，只怕他姐夫一时间回过心来，您还过好日子。”说着，计老头也就哭了。计氏说道：“你爷儿们放心去。我过的去往前过，如过不的，我也好不等俺公公婆婆回来告诉告诉？死也死个明白！”说完，送出计老头去了。

正是前倨后恭，人还好过。晁大舍一向将计氏当菩萨般看待，托在手里恐怕倒了，噙在口里恐怕化了。说得打，恐怕闪了计氏的手，直条条的淌下。说声骂，恐怕走去了，气着计氏，必定钉子钉住的一般站得住，等的骂完了才去。如今番过天来，倒像似那不由娘老子的大儿一般，不惟没一些惧怕，反倒千势百样，倒把个活菩萨作贱起来。总然木偶，也难怪他着恼。谁知计氏送了计老头出去，回到房中，思量起晁大舍下得这般薄幸，这些婆娘、妮子们又这等冰凉，按不住放声哭出一个《汨罗江》暗带《巴山虎》来，哭说道：

老天，老天！你低下些头来，听我祷告。纵着那众生负义忘恩，你老人家就没些显报。由着人将玳瑁响的好人作成酆都饿鬼，把一个万人妻妾家子婆娘尊敬的似显灵神道！俺每日烧好香为你公平来也，谁知你老人家也合世人般，偏向着那强盗！罢了，俺明知多大些本事儿，便待要出得他们的圈套！罢了，狠一狠，死向黄泉，合他到阎王跟前分个青红皂白！

计氏哭到痛处，未免得声也高了。晁大舍侧着耳朵听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这大新正月里，是谁这们哭？清门静户，也要个吉利，不省他娘那臭屎事！叫人替我去查！”珍哥说道：“不消去查。是你‘秋胡戏’，从头里就‘号啕痛’了。怕你心焦，我没做声。数黄道黑，脱不了只多着我。你不如把我打发了，你老婆还是老婆，汉子还是汉子。却是为我一个，大新正月里叫人恶口凉舌的咒你！”这话分明是要激恼晁大舍与计氏更加心冷的意思。晁大舍说道：“没帐！叫他咒去！‘一咒十年旺，神鬼不敢